

9月26日，“诗文书画——刘斯奋艺文七十年综合展”在广州艺术博物院(广州美术馆)开幕。年届八旬的著名作家、评论家刘斯奋接受本报记者专访——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吴小攀
图/受访者提供

刘斯奋：与众不同的“独一个”才有价值

壹 无须为创新而创新

羊城晚报：以您多年的经验，一个“素人”怎么练好书法？

刘斯奋：第一，练笔法，第二练体，这两个是基本功。这两个练好了，基本功就有了。但有了基本功并不能保证就能成为书法家，还要练节奏，一个字要能写出节奏来。一切艺术的最后抽象都是节奏，唱歌有节奏，跳舞有节奏，写文章也有节奏。艺术抽象到最后就是节奏，是艺术家本人内心的律动。读者通过节奏，感受到共鸣。

羊城晚报：节奏怎么学？

刘斯奋：这就到天赋层面了。大臣只能予人以规矩，不能予人巧，巧就是节奏了，规矩就是基本功。巧是天生的，巧劲儿就是节奏。

羊城晚报：临帖是练好书法的基本，有什么讲究？

刘斯奋：临什么帖才好？喜欢哪个就临哪个，因为像谈恋爱一样，要有共鸣才行。喜欢，才能

贰 写出《将进酒》才算“有本事”

羊城晚报：古诗词创作领域您也涉及，这是怎么起步的？

刘斯奋：也是有一个过程的，从小就听我母亲读古诗，我父亲也写古体诗，所以也就爱上古诗词。

羊城晚报：您父亲刘逸生先生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学的普及，上世纪60年代开始就以《唐诗小札》《宋词小札》《集自珍编年诗注》等著作闻名，您也喜欢龚诗？

刘斯奋：诗歌很注重形象创造，唐人已到顶点；宋人就开始在诗中说理，屈大均说“诗莫丑于宋人”；到了清代又走另一条路，“学问入诗”，多用典故，“同光体”一味掉书袋，一般人读不懂，可以说是走入了一条“死路”。还要怎么写？用新的思想和审美观念去突破，龚自珍就走这条路，影响了一代诗风。

羊城晚报：现在您还写古诗吗？

刘斯奋：基本不写了。偶然写一两首。“江山不幸诗家幸，

够产生共鸣，谈成“恋爱”。

羊城晚报：您自己临帖吗？

刘斯奋：我一般不临帖。你临王羲之再像也不是王羲之，也只是落到第二层次。因为你是你，他是他。艺术的价值一在个性，二在激情。临得再像，失去个性，价值便大打折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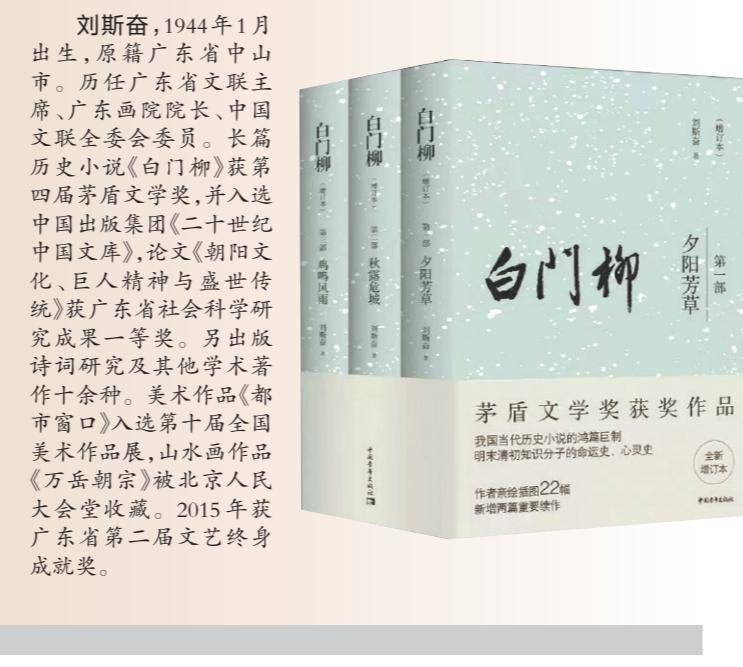
羊城晚报：刚开始的时候也不临？

刘斯奋：很少。也许是天赋使然，我画画、写字，都是看看就知道怎么搞了。练书法，我更多的是读帖，欣赏。艺术的价值就在于与众不同，个性突出发挥出个性就是新。共性是没有价值的，与众不同的是“独一个”才有价值。

羊城晚报：如何创新？

刘斯奋：无须为创新而创新，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，也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艺术家，要

把自己的学养、才情、积累充分发挥出来，最终写出自己，画出自己，就会与众不同，就是新的了。



与乡土有关的话题贯穿了百年中国小说叙事，但乡土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远了，乡土小说的概念、乡土作家的文化心理与审美心理也在相应发生变化。乡土的未来和审美的未来在哪里？如何深入地书写乡土？我们应以什么样的立场来看待乡土小说？贺仲明新作《当代乡土小说审美变迁研究》对这些问题做了思考和回应。

无论是“读书的料”还是“懂事的人”，那些来自乡村的学生，想“通过教育向上流动”，必须借助“先赋性动力、道德化思维、学校化的性品质”等自我赋能，并以自律与自驱力一步步前行。正如黄灯写道：“‘懂事的人’往往意味着充盈的情感，更多的责任、担当与勇气，意味着无论肉体、精神还是心灵觉知，都已脱离懵懂状态，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长大成人。”

来自潮汕的吴浩天、蔡礼彬以及魏华的故事，除了他们的求学经历，我感受最深的是，即使在剧烈变动的时代，那些绵绵不绝的传统人文力量，依然在潜移默化间影响到每一个人——这令人颇感惊奇又满是欣慰，乡村自治、自治等力量毕竟在赓续与传承。除了那种内心笃定的气氛（氛围）本身，在不少学生身上体现出的“责任感、坚韧和耐心、善良和赤诚”等传统价值观的力量，是能让人看到希望的。

本书的重要贡献之一，还在于作者对教育价值的重新理解与思考。她的书写所潜藏着的对绩优主义的纠偏，对有些学生选择与现实和解的理解与尊重，或许正是当下聚焦二本学生的最大价值所在。

作为曾经的老师，我深为佩服黄灯“去家访”的行动力，她走出家门，走向田野的决心。很多时候，我们总是以这样那样的借口，让想法停留在想法；又往往纠缠于做某事是否有意义，却没有想到，最重要的是行动本身，行动就能创造意义。

2017年朱复融第一本诗集《花城寄》出版时，我曾以《花城有绝唱，寄予有缘人》为题评论：语言诗化，结体巧妙，骨格清奇。《花城寄》的作品，更多是记



《花城寄》付梓，我并不觉得意外，这是朱复融诗旅的必达之境。他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传统诗词创作、诗词文化传播与诗词教育实践，一路攀登，前峰已经经形态清晰，一览众山，又恰如其胸中丘壑。

2017年朱复融第一本诗集《花城寄》出版时，我曾以《花城有绝唱，寄予有缘人》为题评论：语言诗化，结体巧妙，骨格清奇。《花城寄》的作品，更多是记



洞见 研究一个时代的文学，处理好时代整体

性和作家个性的矛盾至关重要

为当代乡土小说研究注入感性

□张晓艺

该著讨论的是1949年到2015年期间乡土小说的审美变迁，虽以审美讨论为中心，却具有思考的全局性，特点鲜明，最突出的特点是学术的严谨和客观，这体现在结构的清晰明确上。研究一个时代的文学，处理好时代整体性和作家个性的矛盾至关重要。为了解决这个矛盾，作者将全书划分为史论和分论两个专题。史论部分包含审美的内涵、演变、特征和大众接受等问题，主要立足于宏观角度对相关话题展开论述；分论则分析各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，虽然以个案为例，视野却具有全局性，以求通过典型分析，折射各阶段的整体面貌和突出特征。其次，该著的分析富有学术的理性。该著指出，对于文学审美的研究“应该是具有基本的科学性，而不是将价值判断建立在个人情感之上”。面对每一个研究对象，作者没有停留在是非对错的二元划分上，而是力求客观立体地分析。例如，在分析柳青《创业史》时，该著敏锐地察觉到“改造”的形象塑造是有缺陷的，但他没有停留在分析柳青创作功力不足等表面问题，而是结合当时的环境与作家主体精神等方面，呈现了柳青审美心态的两难与困惑。

该著的另一个特点是强烈的人文关怀。贺仲明在另一篇文章中谈到文学具有介入乡村的可能性，认为文学可以“以独特思想启迪，助力乡村完成文化转型”“为转型期的乡村大众提供精神慰藉”和“作为提升大众精神高度的

研究“文化消遣”。该著虽然是在研究乡土小说的审美问题，但背后还是体现了对社会问题的思考，传达出作者对乡土的关切之情。比如，该著反复强调乡土小说一定要求反映农民真实心声，在此前提下，该著对“普及与提高”“如何深入地书写乡土”“观念的挑战与突破”等相关问题做专题论述，努力思考乡土小说如何贴近乡村和贴近农民。在具体的作家作品分析时，贺仲明密切关注当下现实，将文学与现实问题相结合。

严谨客观与人文关怀似乎有些冲突，但由于作者始终立足于文本分析，让文本说话，摒弃个人情绪色彩，因此，二者做到了有机的结合，实现了文学感性与学术理性的交融。

诗论 格律已经不足以形成对诗思的羁绊，

“戴着镣铐跳舞”只是针对初学者而言

在反思中回归诗性精神

录生活中的感动与感悟，主要还是诗性精神的显现。经过多年的磨洗、萃取，《花城寄》的境界与阶位又有精进。

“人说岭南花不老，别枝正是春愁”。诗人虽然在自序诗中自谓诗词之道为别枝，并非职业和主干，但《读》《写》《题》《观》《行》《忆》《章》《论》《词》《联》十个单元覆盖了诗人学习、生活、工作、社交、情感和思辨的个体活动和社会活动诸领域，其中映射出来的信息，足以勾勒出诗人生命的全貌。各个单元按照创作或应用的场景归类，赋予诗词一定的“功能性”，不管诗人有意还是无意，这个编辑过程体现出来的都是典型的文学精神。虽然他的创作始终坚守灵韵纯美的“诗意第一，不因声律而伤诗情

□罗锡文

是朱复融对极端自由主义思潮中片面强调诗性精神的批判和反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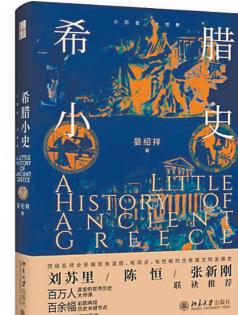
诗词作品实现诗性精神的再次回归，往往必须在作者对文学精神完全融会贯通之后。对于绝大多数从事旧体诗词创作的人来说，其实格律已经不足以形成对诗思的羁绊，“戴着镣铐跳舞”只是针对初学者而言。一切规则和起承转合的讲究如同书画作者的入笔、运笔、收笔要求与竞技运动员的动作要领一样，已经形成了“肌肉记忆”，审美、伦理和价值观已经内化为诗人的自我意识，在此基础上，创作时对物象和意象的信息重构就如同条件反射一样成为本能。这种诗性精神的再次回归才会有诗学上的正面意义。

出版书单

《希腊小史》

晏绍祥 著

这是难得一见的“大家小书”，系统讲述了从爱琴文明到希腊化时代的古希腊历史脉络和重要特征，特别对城邦这一形态的形成、性质、发展演变的主要阶段做了清晰的梳理。



《<红楼梦>中的饭局》

周岭 著

著名红学家、《百家讲坛》主讲学者，1987版《红楼梦》编剧周岭品读舌尖上的红楼滋味，一本书读懂红楼饮食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细节。



《热爆了：我们究竟能对气候变化做些什么？》

马特·温宁 [英国] 著

本书围绕气候变化主题，分为“我们应该作出改变吗”“我们能否改变”“我们会改变吗”三大部分，用轻松的笔调谈论如“我们要凉凉吗”“我们都能活在水下吗”“鬼天气到底咋回事”等话题，旨在启发公众对气候变化的认识。



《人生得意在长安：诗说大唐》

辛晓娟 著

本书脱胎于央视《百家讲坛》“诗说唐朝”系列节目，以陈子昂、杜甫、孟浩然、王之涣等唐朝诗人的21首著名诗歌为线索，呈现了唐朝生活多个侧面。



《英国小史》

刘成 著

大到介绍英国历史上重要的政治、经济现象，如君主立宪制度的诞生与发展、政党制度的演变、现代司法体系的形成、工业革命的成果与弊端、外交政策传统与特色等；小到介绍英国人的吃、穿、住、行、习俗、偏好……作者结合多年的研究心得，展现了一条清晰的英国历史发展脉络。

